



# 不朽的艺术生命力

## 评京剧《培尔·金特》

□曹树钧



■ 人要保持自己的真面目，山妖为自己就够了

看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首届戏曲导演本科班排演的京剧《培尔·金特》，当晚便辗转反侧、夜不成寐。这部易卜生在近130年前创作的名剧，至今仍给人带来巨大的灵魂震撼。

1867年诞生的《培尔·金特》，是易卜生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。这部哲理剧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，又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，为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。这部戏在导、表演与舞美、音乐的创造上难度很高，而剧作者

却以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完成并获得了演出的巨大成功，十分令人敬佩。

这部戏的成功，首先在于开掘了原作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。人们对《培》剧原先的理解，是认为它写了一个全无理想和道德原则、但求满足私欲而自甘堕落的浪子培尔·金特的冒险经历及失败结局。而京剧演出则展现了此剧丰富、多义的主题，揭示了具有永恒意义的人生哲理。

在长篇叙事作品(如长篇小说、多幕话剧、大型戏曲)中，由于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背景广阔，人物众多，情节复杂，往往会产生多主题。其贯穿全书(或全剧)的主题，称为正主题；围绕正主题而表现其他思想内容的主题，称为副主题。《培》剧的主题，就是复合的、多义的。而体现这一复合型主题的创作方法，既不是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也不是单一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，而是有些情节侧重于现实主义，有些情节侧重于浪漫主义。在《培》剧中，更多地侧重于浪漫主义，甚至充满了神话传奇色彩，演出充分发挥了中国民族戏曲的特长，使这种色彩变得更加鲜明、浓郁了。

京剧《培尔·金特》的演出，展现了青年培尔曲折的人生旅程，刻画了一个丰富、复杂的灵魂。培尔有许多人性的弱点，他总是惹是生非，扯皮撒谎，醉酒后惹下大祸，抛弃新娘，逃亡到森林后，又禁不住绿衣女(山妖公主)的诱惑，苟合后又产生了当山妖国王的野心。他的种种劣迹，给母亲和心爱的人带来诸多辛酸和痛苦，等到他悔悟过来，为时已晚，母亲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但是，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，他爱好自由、富于幻想。当山妖王、山妖公主要他忘记人间的一切，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母亲和真心喜爱的姑娘。他从山妖的控制中摆脱出来，赶回贫寒的家中，为奄奄一息的母亲送终。该剧既批判了培尔的种种弱点，同时又揭示了其



变异的人性。

培尔的母亲奥丝一生贫困，为惹是生非的儿子日夜操心，身心疲惫。然而，她却深知儿子天性善良，酷爱自由，富于幻想，敢作敢为，如果能将长处发挥出来，他是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。她对培尔是“怒其不争”，她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儿子的期待与盼望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这个形象，还会让观众生发出为人者应当理解父母苦心、恪尽孝道的感悟。最后一场，培尔在幻觉中送母亲赴天国盛宴，进官门之时，他俩被挡在门外。培尔力陈即便他不能进天国赴宴，他的母亲是一定能进天国大门的，因为她是人间最最善良的母亲。不肖儿最终为母亲尽了自己的一份孝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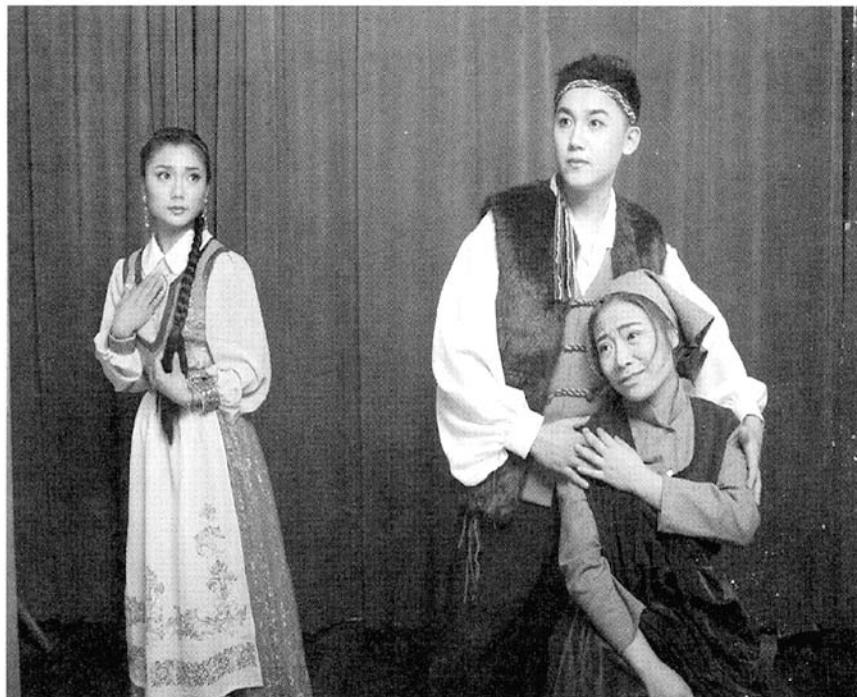
《培尔·金特》作为“现代戏剧之父”易卜生的一部杰作，用中国戏曲的形式进行演绎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。当这部挪威经典哲理诗剧插上了中国戏曲的翅膀，它获得了更强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。

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电视中看了徐晓钟导演的话剧《培尔·金特》，这是该剧在中国的第一次公演。它为我们打开了《玩偶之家》以外的易卜生剧作的世界，让我们观众认识了易卜生的另一种风格、另一种思想境界的戏剧。而京剧《培尔·金特》则别具一格，将易卜生艺术的种子用京剧的形式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上，这不但是一個崭新的创意，且需要付出极艰巨的创造性的劳动。

上海首届戏曲导演本科班是一个充满创作活力的集体。他们在大学四年学习中，一方面将根深深地扎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，一方面放眼时代和世界艺术的发展，以开拓性的创作思维，排演了《墙头马上》、《清风亭》等古代经典，并把目光投向了外国经典。在宋捷、万红等老师的带领下，学生们自编、自导，并和戏曲学院表演、音乐、容妆专业的同学们共同打造了这部名剧，为中国观众献上了一出充满青春气息的崭新京剧。

可以说，京剧《培尔·金特》在将易卜生的这一西方戏剧经典与中国戏曲融合上作了成功的创造。整台演出，用十分柔美的手段生动而精彩地再创了这一名剧。“山妖王国”一场，不仅用优美的唱腔、身段揭示了培尔、山妖王、山妖公主等人物的性格和心理，而且用变格数板的形式渲染了舞台气氛。为表现山妖王国黑白颠倒的人生观，剧中还巧妙地穿插、运用了戏曲的变脸手法，大大增强了全剧的可看性和艺术表现力。

在剧本结构上，京剧《培尔·金特》也对原作进行



■ 从今后家是那迷茫幻想，她成了梦里星光

了成功的改编，将原作五幕三十八场的浩大篇幅压缩成“撒谎胡闹”、“大闹婚礼”、“抛弃新娘”、“苦苦追寻”、“山妖王国”、“告别爱情”、“天国赴宴”七场，一气呵成，剧情发展既忠于原著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。

作为全剧的高潮戏，“天国赴宴”的处理尤为感人。这一场始终只有培尔和奥丝妈妈两个人物，演绎的是母子“诀别”这一单纯的情节。没有喧闹的外部情节，没有离奇的穿插，揭示的是两个人物相依为命、生死离别时痛苦而又无奈的内心世界。培尔以破椅代马，以麻绳当鞭，载着老母在幻想的世界里直奔天国。舞台的调度、灯光的变化、唱腔的抒发，将人间寻常的母子真情传达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禁不住潸然泪下。 ■